

適園語錄
穀齋經說
水西會語

水西答問
二谷讀書記
惜陰書院緒言

白水質問



水
西
會
語

在鐸 著

中
華
書
局

此據涇川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水西會語

明 穀齊齋 鐸著

文成公提掇致良知三字，簡易直截，真千聖學脈，但傳失其真。今之學者，多隨其性之所近，與先入之見，有從虛入者，有從寂入者，有從樂入者，久之各有効驗。蓋平日精神游散，一旦收拾入內，自各有所見，遂以爲本來面目，從此受用，不知此是光景，既未見本來，光景終歸消滅，又復追尋舊痕，就開破口，殊爲可惜。孰若致良知之教，切實可入，此心之明，皎如日星，是非善惡，毫不可欺，惟致其知，由淺入微，自日覺不同，自此知不執於見，卽謂之虛，不染於欲，卽謂之寂，有自得之意，卽謂之樂。千古聖學正脈，實在於此，故文成公晚年獨深信于此，謂是聖門正法眼藏，真是愚夫愚婦可以與知，雖聖人亦不盡知，學從此入，自不犯病。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單言身而不及心意知物，何耶？蓋吾人一身不是塊然一物，通身莫非靈氣，自身之所主謂之心，自心之所發謂之意，自意之明覺謂之知，自知之應感謂之物，其實總是一身，分疏指出，蓋爲未悟者說法，本來原無是四者，其實又有是四者，如一人有姓有名有字有號，因不知其人，細與指出，及至覲面相見，俱無用此矣，故四無之說，蓋因既見本體，則名言俱忘，若初學之士，安得執四無之說，至茫無入頭也。

或謂天下之事變無窮。良知安能盡知。必加考索講求始得。不知良知乃吾真心之所發也。真心所在。當考索者。自會考索。當講求者。自會講求。考索講求有未至者。自會考求其至。只是良知爲主。凡此皆所不廢。若當考索而不考索。當講求而不講求。考索講求未至而不求其至。卽此已是怠心。已是忽心。已是自是。自高。皆是不實致其良知之故。能實致其知。此處皆自不容已矣。

或問致良知與循天理。何所分別。既致知矣。又何云在格物。良知者。本然之善。卽天理也。本然之善。以知爲體。蓋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應。自有條理。是之謂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條理。良知者。天理之靈明。致知格物者。循其良知之發。擴充之以極其至。凡內之念慮覺識。外之視聽言動。皆循其良知之天理。而不使有一毫之虧蔽也。物無方體。知無方體。格致之功。亦無方體。物無窮盡。知無窮盡。格致之功。亦無窮盡。日就月將。自有不容已者。一有所息。則旦晝所爲。又梏亡之矣。故格物者。乃聖門之實學。沒身而已者也。

良知二字。是就人命根上。指出真體。真是切實著明。謂之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則本體自然。一毫人力不得與焉。學者循其自然之本體。無加損。然後能致其良知。大學言知惡惡。是如好好色。自慊而已。未嘗致纖毫之力。此誠意之旨。然未能皆出於自然。則如註所謂。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亦是初學要緊功夫。此處悠悠放過。終無下落矣。

良知與知識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識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惡者也。認知識爲良知。則善惡

混矣。如石中有火，擊石火出，神觸神應，一毫人力不得與焉。此是用不離體，所謂體用一原也。禪家謂之石火之間，卽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知識則火從石中出後，至於延燒燎原，此良知與知識之辯也。

致良知三字，陽明先生自謂萬死一生中得來，又自謂晚年見得益親切，乃千聖正法眼藏。今之言良知者，多從言語知見上承接過去，未曾深究實體，往往認知識爲良知，故多不得力。當時親往於門者多少，豪傑先生且曰：只一知字，尙無下落。至於致字，且休說起。後學可易言哉！此致字卽孟子擴而充之充字。此充字不是充之於天下，乃由一偏而充之於全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動處，正是良知。然其端尙微，中間爲氣質物欲間隔者尙多，須一偏之動處深造究竟，務究全體。火然泉達，皆指此幾之不息處。不是達之於天下，此卽中庸所謂致曲也。若據一端之善，漫欲達之天下，到得臨境，依舊氣質欲忿橫發莫禁，而向之一端不知何在矣。此文成公之致良知與孟子之充四端，其功一也。

道不離日用，學亦不離日用。凡日用之視聽言動辭受取與，莫非性之所發，但其中有真與妄，不知不識，從直心以動者，是爲天性爲真；自私用智，從習心發來者，是爲情識爲妄。其真與妄，良知未嘗不知，人惟不能循其良知，是以視聽言動辭受取與皆失其則。此學者所以貴致知也。

今之學不得力者，往往欲屏去事爲養靜，數年始能立根，不知靜是心之本體，周子所謂主靜只是無欲，惟動而不動於欲，則得其本體之靜，非外動而別有靜也。吾人之心無不動之時，凡神所到處皆動，也不

勤而敬，不言而信，亦勤也。雖至澄然無事，亦莫非勤也。若動處厭繁，屏去事爲，養成枯寂之體，聖學不知是也。

吾輩爲學，雖說盡無志，只是悠悠志不能立，惟志不專一，故舊習私心浮心浮動，俱得以乘之。古人論持志，終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只爲此志不分。若雖有志，依違夾持，雜物猶得以尙之，卽不可以言志。志苟專一，氣自從之。一切浮氣妄動，自然屏息。予往在省中，常有導聖駕上殿之差，時適有咳嗽疾，欲求代無肯任者，不得已自行，及至上殿侍聖側，絕無一聲咳嗽。若吾人持志果如導聖駕侍立之時，有何浮氣妄動得以乘之。

學者每論三教異同，愚以爲始初立志時已自不同。從佛氏之學者，在於出離生死；從老氏之學者，在於長生久視。此其志已從自身起念，與天地民物不免分別。若吾儒立志，則欲明明德於天下，天地萬物，渾爲一體，一物失所，引爲己辜。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以不欺其自知之明者，惟欲副天地萬物一體之懷，二氏安得而同之。

閒用力與費力，相去何如此。如閒眼，平時平開，困時睜開，睜開亦是困時閒眼之道，不得不如此。故費力，卽所以爲自然，但不可太迫切耳。困時眼以睜開，而遂以睜眼爲常，是因藥而生病也。困眼必須睜開，而謂睜非眼之本體，是治病而不以藥也。

今之論者，有謂一醺之後，再不消用功，此皆無真志也。曾子得聞斯道，至臨終示門人，猶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夫臨深履薄。生死所關。一或不慎。則喪身失命。故其戒慎自不容已者。志切也。今學者視吾心之待喪。果能如其身之生死者乎。惟此志不切。故戒懼之功。或作或輟。乍斷乍續。總是立志未切。志微且澁。而分毫之者。又大且衆。一或不慎。蓋有浸漬機和而不自知者。

或問即心即事之說。何如。予謂心與事分不得。又混不得。心廓然如太虛。無有邊際。日用萬事。皆太虛之變化。故心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事其應迹。故廓然太公。而後能物來順應。今於此心。尚落情識。未能廓然而徒於事上行得通融周匝。即以爲道。安知非自私用智乎。致知格物原是體用一原。但不從知上分曉。即以外之應迹。以爲即心即事。尚未敢以爲然。

心體原是寂然不動。非強制之使不動也。雖欲動之。不可得也。惟其亘萬古而不動。故能爲萬有之根。日用之間。千變萬化。而不動者。自若也。學者不悟此體。乃欲槁心死灰。以求不動。其爲動也甚矣。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是不動上用心。孟子則從本原不動處求之。此其相去甚遠也。

問情識與良知既別。陽明先生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此與情識何別。曰善惡爲情識。知者天聰明也。不隨善惡之念而遷轉也。情識者未必不從知來。既離其根。則善惡自混。其去知也遠矣。

問性與知有辨乎。曰知者性之靈也。岐而二之。固不可。然性不容言。若以知爲性。亦未可也。

吾人在會時。莫只重言說。肯默坐潛心。只在良知上精察。無容別念遷轉。無容機智客氣。舊習潛滋暗長。

執客不化。果能如此。體驗纖毫。自不容掩。自隨時隨處。莫非此心。此便是緝熙光明。當下格物工夫。若會時此心。自此出門以應世故。又是一心。雖在此默坐。只是拘檢束縛。又何益矣。

問閑思雜慮實多。不能禁絕。奈何。曰。思慮原是心之生機。原是不息。如何禁得。易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真不思不慮。只是時時在一致上便是。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何嘗禁絕。但所思者皆眼前應感實事。只是求復此天理。是思而未嘗思。慮而未嘗慮也。此君子思不出其位也。昔謝上蔡問伊川。天下何思何慮。伊川謂賢却發得太早。既而曰。正好用功。人問上蔡當時發問之意。上蔡曰。當時問時。實無思慮。故有此問。非伊川點破。幾入禪去矣。今學者有從斷念入者。多蹈此病。幾微之際。不可以不慎也。

問人之初念無有不善。即欲初念保任。不令遷轉。此亦致良知否。曰。吾人半生習染。已與性成。初念雖善。未知徹底何如。若即此保任。是執知見爲本體。非致知實功也。須時時著察。若心體有欲。須加克治之功。務令銷化。久之真體可復。此中善不得別樣商量。此是致一功夫。自初學以至聖人。無二途轍。此顏子所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以顏子之資。且不能無不善。吾人自有知識以來。世情種種。已入心髓。不從真知上著察光明。但據見在知見。便謂已得性體。終日兀兀。不過保任此體。見成享用。聖學兢兢。恐不如此。此意極能誤人。朋友中多有患此病者。不可以不察也。

學者有守一念之明以爲功者。此常惺惺法也。靜時得力。動卽茫蕩。爲其有內外之分也。不知此靈原無

內外原無對靜。乃吾人之真體。卽道心之微也。既見微體。則天地萬物自不爲碍。惟此一靈。獨往獨來。一切感物。惟以此靈應之。色色俱是見。在全無倚傍。卽一字亦着不得。其用功處極密。全在一切不用處用。天地萬物。渾是一箇。天地萬物之體。皆我之體。天地萬物之用。皆我之用。渾無區別。此正是當下還虛。到得了手處。卽是至命。再無立命功夫。但此無階可入。無迹可循。學者未悟。多無撈摸處。不知原是平淡。學者有從樂入者。樂非意興。乃真體之自然。真體原是湛湛沉沉。渾渾融融。無斷無續。無增無減。卽未發之中。也有未發之中。卽有中節之和。四肢百骸。日醞釀於太和元氣之中。一切事爲。真如浮雲之過太虛。不疾不徐。優游自在。卽是鳶飛魚躍之意。自古聖賢皆從此入道。周子令尋仲尼顏子之樂。卽此體也。堯夫云。自從識破圓中趣。閑氣胷中一點無者。此也。若無此意。卽真體受碍。非真工夫矣。須悟得真體。始有真樂。若未見此意。卽從此受用。不免是意興。久後自漸消索枯澁。又或至於落狂妄弄精魄者。皆未透真體故也。學者犯此病者實多。

本來真體。乃天命之性。人人具足。以其歷劫不磨。故謂之真常。以其光明不昧。故謂之真知。其實總是吾性。此體人人具足。雖習氣牽繞。真體自在。不得而間隔之。學者易動處。只是七情。若真體作得主定。自時時清靜。時時和平。雖用情。自不流於情也。稍流卽反歸真。是謂中立而和生也。此方是人微脈路。若外緣雖不能動。無端妄念。時或摻入。在禪家謂之含藏識。此難一時遠去。要亦真體未透。功夫未密也。覺卽化之而已。不必苦苦克念也。

本來不外其明，然不是守一念之明，通體俱是。若心體雖明，猶未透得通體，皆是未是。通晝夜而知須是開口開眼，舉手舉足，處處靈明遍滿，方是真悟。久之并悟亦忘，蓋悟與迷對忘，此方謂之了悟也。

明道云：高明之士多流入於禪，只爲無撈摸處。蓋吾聖人之學，簡易平實，如二典三謨，自明峻德親九族以至文命四遠，皆在人倫中真修實踐，不容以意見承接。佛氏之教，單提直指本體，可以言見承接，故高明之士多樂於此，不知吾聖人之學，人倫日用之間，各有自然天則，兢業之心少忽，即有過與不及，不能盡道其間，所謂不離日用常行外，直造先天未畫前也。其機直從憤獨中來，故人多漫過，忽而不察也。楊慈湖不起意之說，亦是悟後語，但以之立教，欲人人皆從此入，則未可。意者，心之動也，吾人真性神觸神應，莫非自然，纔一起意，即如太虛忽作雲翳，真體受蔽，過與不及，皆從此生，故不起意之說，見慈湖之獨得也。但吾人習染既深，當令其誠意切實功夫，從人情事變上討求研磨，有善即爲，有過即反，忿不留情，忿不滅性，久之漸見其體。若徒令其不起意，未免以虛見承接，久之遂以意見爲本體，及欲根竊發，以意見參之，自謂已得了手，終身守此虛見，於人情事變上不能合一，此其爲害不小。

聖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法，惟致知格物之教，乃從日用切實處指點出來，自初學以至聖人，同一途轍。內外隱顯寂滅俱在，但學者尙忽易，未曾實體驗耳。物非外也，良知一念之微，從無聲無臭中出見，此中色色俱有帝則，不待安排，不俟學慮，格物者順其帝則之流行，不使一毫私意間雜於中，苟無私意，物不待格而自無不格。程子所謂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者是也。苟有私意，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程子所謂

苟有污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其舊者是也卽如舜格事親一格壞其所遭變態不常舜惟變遷齋慍終身不敢忽易於此一忽卽生怨尤罔念作狂矣以此推之子之事親臣之事君弟之爭兄朋友之相與莫非此心真是步步切實終身無可忽易處以此齊家以此治國平天下聖學無餘蘊矣何處容得虛見此千聖學脈之傳也文成公本謂致知焉盡矣者此是悟後斯可語此蓋此知既致則內外隱顯寂滅渾然一體更無分別若初學之士須從實地用功若看得格物忽易則於良知尙未免看得空蕩無歸非聖門之實學也

今學者有謂緇能覺悟本體則戒懼之功可以無用是說誤人久矣明道有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則戒懼原是本體覺悟而不戒懼則所悟者猶是虛見戒懼而非覺悟則戒懼者猶是強制殊不知戒懼卽覺悟覺悟不息則戒懼自不息矣非覺悟之後復有成懼亦非覺悟之後無復有所謂戒懼也若不知戒懼卽本性自然之不息則所謂覺悟者亦非本性自然之覺悟矣堯舜之兢兢業業卽是戒懼乃其本性原來如此所謂堯舜性之也但衆人習於放蕩之久失其本體故言戒懼然何嘗於本性增得一毫也

往在省中時中丞陳右溪問予曰我今覺心中常有事放不下自省其實又無事不知何故予曰公任事忠誠當按楚時全省利害休戚時時在心無一事一息放過煉習既久故今雖無事常有事此心凝聚如舊聖學正是如此此學原是無中生有惟精神凝聚既久故常覺有事不能放散此正是必有事焉君

子乾乾終日者此也。但君子之乾乾，從真體上透來。此體原自不息，故有事無事，自不容息。所謂死而後已者，此也。公從事上煉習，恐事退既久，此心不覺有漸放散矣。願公究心此學。

杜敬菴方文坡二兄來水西相聚數日。予問敬菴五松九龍之會，勤懇諸友興起者必多。自家得力處多矣。敢問何所用力。敬菴曰：只自一念之明於應感上。此明不昧。予曰：此隨分量做去，亦是文坡云。聞之受軒師云：功夫從應感用易混，多不得力。須從寂上用。予曰：此念之明非寂乎？從寂上用，安可離感乎？寂感者，時也。吾人本來真體，原無分於寂感。惟真體在我，則無感時雖寂然不動，自是心意盎然。即寂而感在也。有感時雖應務紛紜，自是條理安妥。即感而寂在也。真體原只是一。若未見真體，只從寂感上調停，則有事時易落俗，無事時易落空。此師門宗旨，不可忽而不察也。

鄭維宗資性明敏，智中常有悠然物外之意。志于此學已久。每聞師友之言，不屑屑於記憶。至於言有切己當心處，則默默理會。曾見許魯齋云：雖在千萬人場中，常知有我。有當於心，遂從此入。十年前恍有開悟，旋復蔽塞。然此意常在。凡人情事變之交，常常煉習。寂感有無之說，常常參透。不輕放過。去年忽然開明，洞見微體。常與禪家數人同坐，見其用功。每曰：我只有這些兒在。無來去，無斷續，亦不費些子氣力。殊不知爾等用功縝密，猶未自信。因朋友中有論一念之明者。予謂不如一念之微。道心原是微的。遂自信。依依不離者凡一月。言言俱是。絕無恍惚卜度之意。色色從實中透來。不由語言而入。故親切如此。予喜曰：此徹陽之復也。從古聖賢只是這些子。學入聖亦只是這些子。外此更無別伎倆矣。聖人以此齋戒，以

神明其德。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此者。蓋有所指也。子既見此。其懷養之。維宗曰。既生有親孩兒。豈有不知養者。此自不容已也。

周維禎從當下還虛上人。功夫專一。常覺此心一物不着。即此身亦空。自信以爲有得。有受用處。朋友中有言者。俱不能搖動。予詢其受用處。曰。但覺前念不生。後念不生。當念一空。予謂此中自有真宰。不專是空。若真宰常在。則念之動處。莫非生生之機。已往者不嫌知非。未來者不嫌料理。此吾人精義之學。若未得真宰。只在無念上求空。又落頑空。非真空矣。到得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始可言還虛。此聖學也。即上乘之禪。亦不在念之有無上論。曰。對境心數起。此宜更求自得爲是。維禎頗以爲然。曰。今云一物不着。所以不着者。誰遂有省悟。

董子誠自少志學。從靜中入。志意精專。遂有所見。自信以爲本來不知。特光景耳。非實際也。嗣是日事奔馳。功夫散緩。光景遂滅。見亦支離。猶時常追尋舊景。近見舉似。全未歸一。不知吾人原有一竅生生。惘然不味處。此天之明命。良知之真體也。故以思而得者。不思則失。以操而存者。不操則亡。此之真體則無斷無續。不思自得。不操自存。所云靜時得力。動即茫蕩。提起即樂。放下即苦。皆因未見本來。故學不得力。事未慊心耳。然其未得力。與未慊心處。惘然不容昧。歉然不自安處。夫孰爲之耶。是良知固自在也。患在知未真信未及耳。夫學以致用。非空談也。子誠信厚有餘。顯慧不足。初於世事全未經練。予嘗以迂闊目之。今無巧法。惟無習舊見。無動意氣。從一念微處。日著日察。一切應感。凜然天命之在茲。不敢一毫忽易。則

真宰在我。習氣潛銷。其於本來。庶幾有悟入處。以此成身。亦以此成親。非二事也。子誠勗諸。

天地與人同。此一靈竅。此卽是本來真體。原是無動無靜。又是常動常靜。不涉聞見。不落方體。此乃是一動一靜之間。人惟不見本來。此心無主。故靜則落空。動則逐物。若真見得此體。此心自是活動。雖一切未交。常是惘然。靜中有動。雖萬感紛紜。常是寂然。動中有靜也。此是本體。亦是功夫。若未見真體。徒於動靜之間調停。終有何益。亥子中間。卽一動一靜之間。原不屬時候。是卽天地以明人心。此卽是真消息。真受用也。以下六條答王維叔問。

夜間之夢。卽日間之思。日間閑思雜慮既多。夜間安得無夢。今云日間工夫可以作主。恐尙是意氣把持。未知真主。若知真主。萬緣自放。安得有妄意。良知乃吾人之真主。果能認得。絳熙光明。至於通晝夜而知自無神遊之病。卽生今去此尙遠也。

寂感一致。人心本來原是如此。只爲未見此體。故有事未免逐於紛擾。若果見得事雖紛擾。此心常是寂然。豈待山中閒靜。始有趣。此學原無分於靜鬧。若是養病。自有方便法門。安得不省事。此中良知。自是明白。然病亦起於紛擾。此心無主所致。知得如此。受病卽不如此。是善養病。亦卽是學。

天理卽是一箇安得有兩端。今於二者俱是未決。恐不純。是未免牽制於利害毀譽。若是天理。自合人情。安有不當處。卽有不當處。亦知自反自修。故質直矣。而又好義察言觀色。義以爲質矣。而又禮行孫出信行。此方是精義之學。不從人身起念。今人自私用智之習。既熟。發處未必純是天理。及至不當人情處。又

不知自反。只去陪奉世界。所以無到岸時也。

昔人謂傷生之事不一。好色居多。昔人諸動屬火。惟藉一點真元之水。制此衆火。若在病中。猶宜斷絕。安得借狐陽不生之說誤人。若彭祖御室之說。尤屬不經。無勞爾形。毋搖爾精。亦可以長生。此是不易之論。若病尤當慎重也。

一動一靜之間。與亥子中間。總是功夫。所謂調停火候也。中間更有本體。所謂真種子也。會得時。功夫卽是本體。若會不得。只於功夫之間調停。是猶以水火煮空鑪也。本體只是良知。然陽明先生云。知得良知。却是誰。意可知也。賢友之病。多起於傷神。卽今以養神爲主。凡日用應感一切用。皆神之運用。惟用而不用。不著於情。則神始閑。賢友之資。持正而近於執滯。認真而過於顧慮。夫人神本活。而執滯則不活矣。人神好造。顧慮則不清矣。神傷則精氣隨之。飲食所以生精氣。男女所以耗精氣。故今慎飲食之節。戒男女之欲。乃其切要。然莫便於近其人。時與朋友相處。熙熙皞皞。調攝性情。則神自易復。今數年靜養。猶不復舊者。意或在此。試思之何如。

穀齋先生致仕歸。不復有意人間世。而惟日與駕部翟震川方伯蕭拙齋二公。孜孜以講學爲事。欲使水西之學有所歸一。一時從遊者日益衆。而竟莫能測其學之底裏。此水西會語。皆記當時問答之言。辨證之意。學者讀之。亦怖若河漢矣。然吾嘗見張東山所作先生行略云。其學世所不闕而折衷諸氏系統餘姚。乃所自得爲多。又嘗見先伯祖星閣公關道集敘云。當時學姚江學者互相矜尚。

本無善無惡一語。欲以無住而生心。遂有謂惺惺朗朗。靈明不昧。有謂平平淡淡。一毫不必用功者。有謂學貴一悟。悟則無復可修者。偶有所見。謂爲本來面目。入於狂怪。莫知其非。先生悉爲辨正。舉良知之說。歸其功於實致。曰。寸寸皆是小心。時時如臨上帝。凡以云救也。此其爲功。姚江不小。卽其爲功。世道不小。然則後之讀是編者。合張東山與先伯祖之言而觀之。亦可以知先生之學之所至矣。嘉慶四年十二月後學趙紹祖識